

# 七个日本漂流民的故事

○ 顾钧

098

在19世纪中期美国迫使日本门户开放之前,日本一直维持着只与中国和荷兰在长崎一口通商的体制,从18世纪末开始,美国和英国就试图打破这种体制,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,但屡遭拒绝。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艰难交涉中,出现了不少今天看来非常有趣而当时却相当无奈的故事,七个普通日本水手有家不能回的经历是其中之一。

1831年11月,一艘运粮船从爱知县小野浦驶往江户(今东京)的途中遭遇风暴,17名水手中14人遇难,只有三人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,他们的名字是岩吉、久吉、音吉,均来自爱知县的尾张。这三个水手虽然保住了性命,船却严重地偏离了航向,他们只好随风漂流,在茫茫太平洋上

熬过了14个月(一说17个月)后在美国西部上岸,地点是俄勒冈的哥伦比亚河口,他们上岸后立刻被当地印第安人抓获,从此开始了一年的奴役生活。1834年5月,一位好心的美国商人解救了他们,并让自己的一位合伙人将他们经英国送往中国。三人所乘的“老鹰”号于1835年夏到达伦敦泰晤士河口,十天后另一艘船“帕尔玛将军”号又带着他们再度起航。在这十天当中,他们只被允许下船一次去逛伦敦市区。在当时日本人被严禁出国的情况下,他们很可能是踏上英国国土最早的几个日本人。“帕尔玛将军”号从伦敦出发,经好望角,于1835年12月到达澳门。三名日本水手被交给当地英国商务监督的秘书郭实猎(Karl Gutzlaff)照管。郭

实猎是德国人,在为英国政府效力之前曾在东南亚传教多年,在传教过程中学会了汉语、泰语、柬埔寨语等多种语言,是个对语言十分敏感的人。三个日本人的到来为他学习日语提供了契机,一年多以后另外四个日本人的到来使他的老师增加到了七人。

稍后来到澳门的这四个日本人的名字分别是庄藏、寿三郎、熊太郎、力松,都来自九州。1835年12月他们从天草驾一小船前往长崎,途中大风将桅杆吹折,小船随风漂流,35天后在离马尼拉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附近上岸,很快被当地人抓获并解送到马尼拉。1837年3月他们被一艘西班牙船只送到了澳门,并被安排和早先来到澳门的三位同胞住在一起。

对于这七个日本人来说,在澳门生活倒也无忧,但梁园虽好,毕竟不是家乡。于是在美国商人金(C. W. King)的提议下,一个将他们送回日本,并借此大好机会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的方案被确定了下来。1837年7月4日,载着这七名漂流民的“马礼逊”号离开澳门,向日本进发。为了向德川幕府显示诚意,金卸下了“马礼逊”号上的武器装备,并特别安排自己的夫人同行,其他成员包括美国传教士卫三畏(S. W. Williams)和伯驾(Peter Parker),他们没有带《圣经》和任何传教的小册子,而是带了大量的药品和科学仪器,目的同样是为了取悦日本当局。郭实猎没有和他们一起出发,他当时正在英国

战船“拉雷”号上执行任务。在“马礼逊”号到达琉球首府那霸的第三天(7月15日),他被“拉雷”号送到了那里,开始为此次日本之行充当翻译。

经过半个月的航行,“马礼逊”号于7月30日到达了江户湾口的浦贺,在靠近陆地的过程中突然遭到了来自平根山炮台的炮火袭击,于是驶离岸边,停在自以为安全的水域。没想到夜里有四门重炮被拖上了炮台,它们在第二天发挥了威力,一炮就击中“马礼逊”号的甲板,尽管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,但也足以让“马礼逊”号放弃了前往江户的计划。在打道回府时,金老板等人仍不死心,又尝试在鹿儿岛登陆,结果又一次遭到炮击。“马礼逊”号不得不彻底放弃希望,于8月29日返回澳门。这次历时两个月,耗资两千美元的行动最终以完全的失败告终。

将日本的漂流民遣送回国,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,却遭到日本幕府政权如此野蛮的对待,不能不使他们义愤填膺,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用武力打开日本大门的信念。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有关日本信息的贫乏,这从不得不在那霸等待郭实猎的大驾光临可以看出。卫三畏回到澳门后立刻开始学习日语,并着手收集各种有关日本的信息。其实,德川幕府早在1825年就发布过“驱逐令”,驱逐所有靠近日本海岸的非中国和荷兰船只。如果金老板、卫三畏他们早一点知道这个信息,也许就不会冒冒失失、一厢情

愿地前往日本了。也正是由于这个“驱逐令”，致使浦贺和鹿儿岛的地方官员不问青红皂白就对“马礼逊”号实行炮击。至于“马礼逊”号来日本的真正目的，德川幕府直到一年后才从荷兰驻长崎的贸易官员那里得知。有趣的是，荷兰人的报告中将“马礼逊”号误说成是一艘英国船，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马礼逊（Robert Morrison）是英国人，作为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，他不仅得到了英国商人的尊敬，也同样受到美国商人的尊敬。幕府高层最终知道“马礼逊”号是一艘美国船是在1842年，这一年荷兰驻长崎的贸易官员将两位漂流民——庄藏、寿三郎——给家人的书信带到了江户。在信中，两人描述了他们漂流和被“马礼逊”号送回国的经历。

七位漂流民在重返澳门后，人员进行重新分配，音吉、力松继续跟着郭实猎，其余五人则由卫三畏管理。他们此后的情况由于资料缺乏而比较模糊，可以肯定的是音吉、力松作为英国船只的翻译在十多年后有机会去过长崎和函馆，至于其他人是否有生之年回过日本则不能确定。

关于这七位漂流民的情况，最早的记录见于卫三畏的《“马礼逊”号的琉球与日本之行》（Voyage of the Ship Morrison to Lewchew and Japan）一文，这是卫三畏回到澳门后立马完成的，该文刊载于《中国丛报》（The Chinese Repository）第6卷第5期（1837年9月）。《中国丛报》是由美国

传教士裨治文（E. C. Bridgman）在广州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份英文刊物，每月一期，开始于1832年5月，停办于1851年12月，共20卷。既然名为“中国”丛报，绝大部分内容自然都与中国有关，但也有一小部分内容涉及中国周边的国家，其中之一便是琉球，它是当时从中国去日本的必经之地。《中国丛报》上有关琉球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裨治文写的，他在这篇文章中简要介绍了《琉球国志略》一书（凡16卷）的主要内容。《琉球国志略》为清朝人周煌所著，主要记载琉球国的历史和地理概况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五月，周煌同翰林院侍讲全魁受命前往琉球，册封尚穆为琉球国中山王，于次年正月回国。在出使途中，周煌留意当地掌故，随手记录。回国后又参阅大量史籍，整理编辑，手写成书后进呈皇帝御览，以便把握琉球国的历史、地理、风俗和人情等方面的情况从而确定相应的国策，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裨治文这篇题为《琉球小史》（Brief History of Lewchew）的文章刊登在《丛报》1837年7月号（第6卷第3期）上，可以说是非常及时，因为7月4日“马礼逊”号离开澳门开始了送七名日本水手回国的航程，所以他希望将“马礼逊”号即将经过的这个地区的信息提供给读者，估计同时也希望以这篇文章来弥补自己无法参加此次航行的遗憾吧。

作者单位：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